

短篇小說集

待
婚
者

陳學昭著

待 婚 者

短篇小說集

陳學昭 著

上海生活書店印行

1933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初版

▲待婚者▼

實價大洋四角

有 著 作 權
不 許 翻 印

1-1000

著 者 陳 學 昭

發 行 者 陳 學 昭

印 刷 者 逸興印刷所

美租界通州路底
電話五〇六三九

總經售處 生活書店

上海法租界
陶爾斐司路中

目 錄

待婚者	一六
妻	六一
V 君	九一
女伴	九二

待婚者

『Mademoiselle Cheng』特然樓梯腳下一聲大喊，我的意識中好像是在上海的一個私立女子學校念書時候的星期日，當有人來看我時的，女僕在樓梯腳下喊：『陳小姐，會客哪！』的情形沒有不同。我是住在一個近汶塞納森林(Bois de Vincennes)女子寄宿學校裏。

我從樓梯上奔下，一推進客室門，看見B君坐在鋼琴邊，我有點奇怪，因為B君從來不獨人

來看我，我向室的裏角一望，B君不是一個人，『H叔叔！』我驚喜的喊了出來；『你怎麼來的？』

H叔叔是人家給H君開玩笑而有的綽號。H君在地中海邊的一個大城市的大學裏讀法科，他在法國已七年了，但是至今還是二年級，法國所有的大城市，他都走遍了，從這個大學換到那個大學，這回，我疑心他要換到巴黎來了。

『經過巴黎，來看看你。』H君笑迷迷的說。『H叔叔要到德國去看他的未來嬌母！』B君笑着說，做着鬼臉。

我有點奇怪，我知道H君早已訂了婚，未來的婦母該在中國而不在德國，但是B君開玩笑的半真半假的神氣有點特別，我才問：

『這究竟是怎麼的？』

H君聳了聳肩，笑迷迷的不出聲。

B君提議到汶塞納森林去走走，那是離我住的女子寄宿學校不到二十步路的一個大森林。

我上樓去拏了一袋在早間買了來吃的葡萄，三個人便向森林裏慢慢走去。

長夏八月天，森林裏都滿着許多納涼的閑人，很不容易的找到了一角樹蔭，我們三個人便席地

坐下。

『你說H叔叔會討一個德國孀母還去麼？』
B君裝着鬼臉問我。

『我怎麼知道？』實在我對於B君的開玩笑，有點不耐煩了。

『H叔叔到德國去看一個女友咧，』B君接着又說：『但是她的家庭不允許她與H君交際，H君的去看她，她家裏不知道的。』

『這是怎麼的呢？』我有點好奇的問。

『所以H叔叔現在先到維也納，再會同了她去德國，她家裏不知道的，她騙她的家裏說同了

一個女友去維也納旅行，H君留下了六封信，要我每隔三，四天代他寄一封信給她，表示H君是在巴黎。」B君又裝起鬼臉說：

「你不相信？」他伸手往他的衣袋裏，拿出一疊信。

H君表示出了不快意的臉色。

B君這才正經地說：

「H君要到德國去旅行，半月或一月後才還巴黎，下半年他轉學到巴黎來了。」

於是H君又開始笑迷迷了。

長夏的晚陽戀戀的還照在森林外，人家的屋

角，但是我不能不還寄宿學校了，學校裏的晚餐是七時正。

我在校園的鐵柵門裏，望見H君與B君緩緩的走向對面小火車站。

晚餐後，我坐在我房間前的涼台上，一種沉寂的鄉思占住了我整個的心，使我失却了做事的興趣，我便想想H君的一切：一個已經訂了婚的，年已近三十的青年，對於自己的前途絲毫沒有奮鬥的決意，在法國度過了七年的時間，度着皇子般的生活，把錢當作流水似的化——要知道這是一個人，在鹽務稽核所做職員的每月只賺到八九十元薪

水的弟弟的血汗的錢——腦子裏更沒有他對於中國社會所該負的責任，怎樣呢？他打算怎樣呢？我又不快意地浮起了他過去的在法國北方與一個猶太女人的糾葛事情，『哼！現在又戀愛一個德國女子！不知道又要多少錢！』

可是過了一晚，我對於且君而引起的不快意也就消失了，真的，我自問對於且君，的確盡了一個所謂做姪女的——人家這樣說我是且君的姪女——責任，我對於他的誠摯與善意，已經到了最後，我的勸告已無所用其力，使我感覺到這是一個無可教訓的大孩子。但是，同時，且君實在

是一個最和藹而且最懦弱的青年——因為這個原因，我與他的友誼仍舊繼續着，我想——M君說的對，引用現代法國一個名醫的話：最不肯認錯而最不肯服從的人是最懦弱的人。H君就是這樣一個最懦弱的人：當他做錯了一件事，上了女人的當，人家勸他下次該留意時，他便反抗了，他不肯認錯，而且要把錯掩過去，爲了這，他會奇奇怪怪的造出許多謊話，以掩飾自己的過誤。這種掩飾，久而久之，對他自己竟成了不可缺少的唯一自慰品了。他自己便永遠不知道什麼叫懺悔與良心上的責問。

H君從德國寄了幾張名片給我，在有一張的角上，還寫着：『她望望你。』她？我想像不出是怎樣的一個『她』？

年底，我離開女子寄宿學校，到巴黎，住在一家人家，H君的消息我很隔膜，只是在B君那裏聽到說他今年不轉學來巴黎了，改在明年的秋天。

這是聖誕節前一星期光景，午後，D君跑來對我說：

『H叔叔在巴黎！』

我有點出驚，想：『怎麼不來看我？』

『我沒有見到，』D君接着又說，『這是S君夫婦告我的，我打算現在就去看他，如果你高興，就與我一起去，我知道他的寓處。』

H君住在北京飯店隔壁的一家旅館裏，一個很不壞的旅館，當我與D君走到三層樓時，一敲H君住的六十號的房間門，開出門來的是S君，H君立在一隻桌子的旁邊：桌子上依坐着是我所完全不相識的少女，當我來不及招呼S太太及B君，H君遲遲疑疑的把這個少女介紹給我：

『……』H君說，我全然沒有注意，因為我的全神傾注在她的臉及頭髮上：

她很重重的誠摯地與我握了手。

『她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法國人，本來家在阿爾石司 (Alsace)，大戰後，阿爾石司歸了法國，她的家就搬到了德國，法國當局把她父母的在阿爾石司的財產統統沒收了：：』我隱約聽到 H 君吱吱唔唔的在對 D 君說，說着中國話。

B 君提議上飯館去，當然 D 君與我也就加入合請 H 君晚餐，七個人一起出旅館，到萬花樓去。

H 君穿着一套深灰色的外衣，黑色的絨大衣，式樣都是最時式的，黑的新皮鞋，在那掠得又整

又齊亮亮的頭髮上，戴着一頂黑絨的帽子，他貼近她，緩慢的脚步，有節奏似的走着，像所有瘦長身材的人一樣，他的背微微的俯着，他的臉上露出溫柔的孩子們吃滿足了糖果後的微笑，他的神氣，他的舉止，像法國的一個新選的總統出凡塞爾宮上任的時候。

晚餐剛畢，B君笑微微的對H君說，說着中國話：

『她沒有到過巴黎，你領她去玩玩罷，看電影，Madeleine的片子不壞……』說時，他的頭及全身身體倚向H君，好像怕別的人聽見似的。他那

神氣，使我聯想到中國舊式婚姻中的媒婆：當一對青年男女拜了天地後的晚上，客人們正在打算着鬧新房的時候，媒婆在那裏偷偷的告訴「新丈夫」與「新婦」該怎樣怎樣對付這一類的體貼以討感激。

H君笑迷迷，接着他輕聲的對她說了一個法文字，他立了起來，先幫她穿上大衣，他自己，一手擎着帽子，一一對我們告別，便領了她一同先走了。

鬼臉。『你們看H叔叔會與她結婚麼？』B君做着